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神偷绿小千

李凉

续集

上

「台湾」李凉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东53A-5

44.568
ST-X
1
C-2

神偷绿小千

续集

上

李凉谐趣系列⑪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(续)

西域欢喜佛派群邪以“血刃魔刀”肆虐武林。为了救活被其迷失心智的大板牙，小千被迫说谎，骗水灵宫中的水姥姥前往知林居寻找神眼天机生救治。

迷阵前小千施计踢肿水姥姥高臀，狡计败露，只得如约随水姥姥前往水灵宫。

在剑痴的设计下，小千以“软硬通吃大情种”的水灵宫主之子的身份，大种芭乐树(其果软硬兼俱)，结果因浇灌引来洪水，令宫内母老虎们哭笑不得，后剑痴之计为假武帝戳穿，小千羞愤之下，大闹水灵宫。

为了解救被囚的真武帝——鼠辈老人，小千再次进入囚禁武帝的山洞，却被宿敌柳再银火封洞口，小千发动从武帝处所学“霹雳雷霆”绝招，得以逃出，却因力尽被柳再银掳回多情夫人的天香楼中，幸被李怜花、剑痴联合救下。

水灵宫中，小千以一通“绝妙寿词”几令水姥姥走火入魔。却不料天香楼上，多情夫人因为乱伦而“还相魔体”邪功大成，小千一把大关刀斩断楼体方将多情夫人压伤。而大板牙因旧病复发，刺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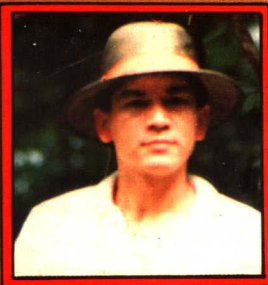
小千，清醒后愧悔不迭，又将自己刺伤。后在绿娘和邪貂救治下返回七星岩。

神光普照，小千复生。在绿娘的帮助下，为了诛除欢喜神佛（多情夫人），小千设下了终极圈套。

正邪会战，小千飘然而至，大败战天、战神等西域群魔。决战中，小千儿将多情夫人引至七束月光汇聚之所，使多情夫人化为飞灰，只遗“冰蚕甲”闪闪发光。

绿娘解开小千额头滴血浮印的禁制后，水灵宫宫主水灵终于完成了滴血归宗的仪式。这精灵古怪，禀赋绝佳的神奇少年正是武帝和水灵宫宫主（水灵）的亲生子！

面对大大小小的一群母老虎，小千儿的劫难又开始了……



李凉 本名詹大光。由台湾电影界编导而改写武侠，以外女作《奇神杨小邪》轰动台湾。其文笔清新、诙谐，妙趣横生，一反血腥江湖古板老套，独开谐谑武侠一派。又因本人风流倜傥，相貌酷似刘德华，被青年目为偶像，其作品销量竟凌驾古龙等名家之上。

李凉

谐趣精品

- 惊神关小刀
- 江湖风神帮
- 矛盾天师
- 酒狂任小赌
- 江湖急救站
- 天才混混
- 天下第一当
- 妙贼丁小勾
- 暗器高手
- 狂侠南宫鹰
- 神偷绿小千
- 天才小痴
- 淘气世家
- 江湖一担皮
- 新蜀山剑侠传

第一章 超级男人

三天后。

殷浮生已赶至少林，可惜仍慢了一步。

少林上下，呈现一片哀凄，罗汉堂主百忍长老失去了条右臂，般若堂主身受七处剑伤，已奄奄一息，正全力急救中，十八罗汉九死六伤三残废，其他弟子也牺牲不下十数名，比起华山派，损失更为惨重。

掌门百丈禅师也败在战天手中，整个人已苍老多了。

殷浮生来到，他已招待于正殿，两人谈及，不胜悲痛。

百丈叹道：“真是武林劫难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发出武林帖，联合各派力量以对付西巫塔了。”

百丈道：“不瞒掌门，老衲已发出此贴，希望他们赶来，然而你我两派都无法阻挡，其他各派恐怕也用处不大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却不知贵派长老所剩几人，若能聚合老前辈的高手，相信仍能与之相抗衡。”

百丈叹道：“敝派如今只剩苦恼师叔，他又居无定址，不易找到，其他各派长老听说也是所剩无几了。”

想及各大门派老前辈相继去逝，百丈和殷浮生皆不胜唏

嘘。

殷浮生道：“为今只有背水一战了，除非……除非能找到武帝。”

百丈叹道：“十五年前武帝就已失踪，最近传言又已出现，但皆虚无飘渺，老衲不敢存太大希望。”

殷浮生问道：“听说武帝乃被人陷害，以至于失踪，大师以为传言如何呢？”

百丈道：“也许不假，武帝好友剑痴不断地找寻武帝而不可得，可见武帝已落难了。”

殷浮生长叹道：“若是武帝已亡，那排名就该属欢喜神佛为第一，恐怕将无人制得了他了。”

百丈望着厅堂佛像，宣了个佛号，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咱们只有尽人事以待天命，我佛慈悲，恶人将遭天谴。”

殷浮生沉默一阵，道：“若各派高手齐临，大师将如何计划应对之策？”

百丈道：“西巫塔似乎并不想赶尽杀绝，他放过了你我，其居心在于要中原武林臣服，当乌锐离去时，丢下了一句话，要我们把高手找齐，以便他少费工夫，如此狂傲自大，必有所依恃，所以老衲也和他订了个天霞岭之约，届时咱们得全力一搏了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飞还山的天霞岭？”

“正是。”百丈道：“此山离此地不远，可收地利之利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继续道：“老衲希望敝师叔能及时赶来，有他在，胜算机会将大些。”

话未说完，屋顶已传来声音：“不如意，心头两事，穷苦恼，樽前痛饮八百杯，解不了啊解不了。”

醉醺醺的声音已惊动百丈，他愕然道：“是师叔？”马上走向门外，只见对门的屋顶上坐了个饮酒老头，不是苦脑大师是谁？他赶忙拱手：“弟子不知师叔大驾光临，尚请师叔恕罪！”

苦恼大师醉醺醺地摆摆手：“免了吧，老朽早已不是少林弟子，掌门言重了。”

“弟子不敢。”

苦恼大师叹道：“要当少林弟子也苦恼，不当少林弟子也苦恼，为何苦恼会那么苦恼？唉，解不了啊！”

百丈毕恭毕敬道：“师叔已回本寺，请入大厅一坐，容弟子行以尊卑之礼。”

苦恼叹道：“没法喽！老衲三十年前就已发誓不踏进少林一步，你想叫我破戒，那可是大罪一件。”

百丈道：“师叔都已进入本殿，又何在乎多走一步？”

“嘿！”苦恼瞪着充满血丝的醉眼，嗔叫道：“谁进了殿堂？你没看到我在屋顶？你没看到我是坐着的？哪有走进来？”

百丈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，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，愣在那里，要他进堂也不是，不请他进堂又怕失礼，感到十分困愕。

殷浮生在旁已轻笑起来，对于这玩世不恭的苦恼和尚，他可碰过不少次，哪次不是让人啼笑皆非。

百丈困窘之下，仍呐呐道：“师叔，你可以坐进来……”

他想以他师叔武功，来个凌空虚渡，不须双脚沾地，照样可以坐进大厅，如此就可以在不违背誓言下完成款待之礼了。

可惜苦恼却不那么想，他惊愕道：“你想叫我磨破裤子？还是要叫我变成红屁股的猴子？从这里磨到大厅，那还得了！”猛摇着手：“不行不行，俺苦恼已经够多了，你不要再给我添苦恼。”

百丈道：“师叔只要一个掠身……”

“一个掠身，摔在地上！”苦恼嗔目道：“俺老来骨头硬，禁不起摔，再说要是摔的部位不对，双脚落了地，戒言就破了，这种险不能冒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你怎能尽想这些馊主意？”

百丈一片赤诚，却被说成馊主意，这番话说得他更是困窘，呐呐半晌也说不出话来。

殷浮生已低声道：“百丈掌门，令师叔既然不愿入厅，你也无须强求，如此弄得彼此僵持并不妥，倒不如以事情为重……”

他说的甚小声，却逃不过苦恼大师耳朵，他已呵呵笑起来：“对嘛，留着好事不办，硬要老衲破戒，你这掌门是怎么当的？还是殷小生有眼光。”

小生乃殷浮生小时的乳名，他也甚为喜爱，因为小生两字有着英俊潇洒意味，至少戏台上是如此，然而年近中年，也不好意思再如此自称，如今被苦恼一提，他也觉得两耳发热。

百丈也不敢再说及此事，马上拱手道：“弟子知罪，还请师叔赐罚。”

“罚什么？你当真要我罚？”苦恼戏谑道：“罚你送来美酒三百石，你能验罚？”

百丈霎时又言拙了。

苦恼瞪眼道：“尽说些不经过脑袋的话，还好老衲早悟通，看开啦！否则等你送上酒，我只有到黄泉路上去吃了。”

殷浮生拱手道：“若大师愿意，在下愿为掌门领罚。”

苦恼突然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好，华山秋白露可是稀世珍品，上次华山论剑喝上几口，没有想到却被绿小千那浑小子给糟蹋了。”笑声一敛，瞪向殷浮生，贪婪道：“这可是你自愿的，到

时可不准反悔。”

殷浮生认真点头：“绝不后悔。”

苦恼大师又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好，有酒好说话，冲着你的酒，老衲就看开点，勉强接受你代他领罚。”

殷浮生拱手道：“多谢大师赏脸！”

苦恼摆摆手道：“有酒就有脸，没酒赏的脸也是苦脸，不必客套啦！方才听你们在说我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他明明是为了少林劫难而赶来，却又问起百丈，只是想掩饰自己漠不关心的外表，其实数十年来，少林有难，他哪次不是赶了回来解危？

百丈亦知此事，却也不便说破，遂将少林罹难以有相约天霞岭决斗之事详细地说了一遍。

苦恼愕然道：“你要我去碰欢喜神佛？”

百丈点头：“还请师叔帮忙。”

苦恼抓起酒葫芦，猛灌几口，神态沉重道：“碰不得，碰不得，那佛头没有见过，又排名在老衲之前，去碰他，准没好结果。”

百丈道：“如今中原武林除了您老人家，恐怕无人能赢得过欢喜神佛了。”

“谁说的？还有武帝啊！”

百丈道：“传言武帝已死……”

苦恼马上截口道：“放屁放屁，武帝一身功夫已通天，他岂会死的那么早？那么没无闻？”

“可是他已失踪近十五年了……”

苦恼道：“失踪不一定表示死了，我敢保证，他一定还活着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听大师所言，似乎也十五年来未曾和武帝见过面了？你本和武帝相交不错……”

苦恼大师又灌了几大口酒，灌的烈酒不停从嘴角渗出，脸更红润，眼中却看不出一丝醉意，他恨道：“玉水凉不够意思，一躲就是十几年，害老衲遍寻不得。”

殷浮生稍稍泄了气，他本以为苦恼敢保证武帝仍在人间，想必该曾见过面，现在闻言，也感到失望。

不过，他仍陪笑道：“只要大师所言，在下也相信武帝仍活着。”

苦恼大师有点失神：“活着？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分别？不知躲在哪个乌龟洞里缩头缩尾！”

百丈等他较为平静时才道：“西巫塔之事已急如燃眉，而武帝又一时未能寻得，不知师叔能否传授机宜，以渡过难关。”

苦恼大师忽然黠笑道：“闹，闹得天下大乱，闹得危机重重！”瞄向两人：“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？”

殷浮生、百丈双双摇头。

苦恼得意地解释：“武帝生性仁慈，他会躲起来，一定有原因，只要武林危机超过那原因，他就会出现在你们闹，不管真闹或假闹，只要让他相信就可以。”

殷浮生叹道：“如果此事再不严重，就再也没有更严重的了。”

苦恼道：“至少他还不知道你们已束手无策，否则他一定会出面，若没出面，世上再也没有他这人了。”

百丈若有所觉：“西巫塔故意不赶尽杀绝，他是否就是希望我们走入绝路而引出武帝来？”

苦恼点点头道：“谁不知道武帝排名武林第一，西巫塔不

怕他，怕谁？这计策平常得很。”

百丈急道：“那武帝出面，不就中了他们的计谋？”

苦恼道：“百丈，你脑筋怎么那么死？你都想得到这是诡计，武帝岂能想不到？现在怕的就是他不肯出现，哪怕他去了人的诡计？凭他那身功夫，天下又有谁能奈何得了他呢！”

百丈顿悟：“师叔教训的是。”合什为礼，随后又道：“如今该是如何请出武帝了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该如何闹才算妥当？”

苦恼大师突然笑起来：“要闹天下，有一个人包你们满意。”

殷浮生、百丈异口同声道：“谁？”

“绿豆门主！”苦恼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华山折七剑，水淹柳岸堤，这些够热闹了吧！”

殷浮生、百丈相互对眼，也笑了起来。

这些事，如影绘形，精彩已极，尤其华山一事，更是他亲眼所见，若想闹翻天，天下非他莫属了。

殷浮生不禁追问：“他在何处？”

苦恼大师叹笑道：“这么一个人，你能找到他住处，那才叫怪事。”

殷浮生泄气道：“那岂非和寻武帝一样困难？”

苦恼只顾喝酒：“方法都告诉你们了，至于如何去找人，老衲一点都帮不上忙。”

殷浮生和百丈显得丧气。

百丈已抓起胸前佛珠，一颗颗的数，希望能清心而想出计策，目光仍落在苦恼身上，免得他有所暗示而遗漏了。

殷浮生则手足无措，来回踱着步，三步一转身，殿前青石

阶扫的清白，暗角处仍积着昨夜露水，约巴掌大小，不时倒映脚影、身形。

突然间，殷浮生感到积水反光较为强烈，凝神一看，正是百丈的光头，突有所悟叫声“有了”，已转向百丈。

此时百丈亦注视着苦恼光头，也顿悟地转向殷浮生，他也想叫有了，却被殷浮生抢先，自己不好意思再叫出口。

殷浮生欣喜叫道：“光头！”

这话可把苦恼给吸住了，愕然瞧向殷浮生：“你也想理光头？”

殷浮生感到困窘，急忙道：“不是的，而是乌锐手下有一名是光头，他正好是绿豆门主的手下。”

苦恼未碰过打斗现场，自是无法得知此事，闻言顿感讶异：“大板牙？他怎么会变西巫塔的猎手？”

殷浮生道：“在下亦对此事甚为不解。”

苦恼道：“他可伤了人？”

百丈道：“百劫就是他所伤，他的剑且喂了毒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内人也是被他的毒剑所伤。”

苦恼苦笑道：“这下祸可闯大了，俺可要奔波了！”说完已抓起酒葫芦，一个掠身，已遁入屋脊后方，丢下一句话：“用大板牙来引绿小千，效果不错，不过你们可别忘了，他可是倒向大板牙那边的。”

百丈急忙追前：“师叔……”

“天霞岭再见……”苦恼声音已渐远去。

百丈听及此话，也安了不少心，他怕苦恼一走了之，自己又怎能跟西巫塔抗衡？他不再追赶，已掉头转向殷浮生，叹息道：“敝师叔就是如此性急，平时酒醉醺醺，碰上事情，就急得

乱撞。”

殷浮生含笑道：“只要他答应了，就一定会去，咱们也多了一臂之力，倒是……”脸色转为吃重：“要以大板牙引出绿小千，恐怕行不通了。”

百丈道：“敝师叔离去，似乎就是为了此事，此事就由他来办好了，我看绿小千也是个头痛人物，能少惹他就少去惹，咱们就从传递消息来下功夫，希望能引出武帝，那就可操胜算了。”

殷浮生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！”

随后，两人讨论些琐事，一方面散出危急的消息，一方面招集人手，准备与西巫塔决一雌雄。

几天过后，江湖已传遍西巫塔想争霸中原武林，以及华山、少林两派挫败之事，各大门派已摇摇欲坠，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。

他们都希望武帝能出面阻止西巫塔为害中原武林。

经过了七八天，小千的伤已养的差不多了。

今晨天气凉爽，花儿含露，让人清心，他也想活动一下筋骨，遂拿着秋芙常用的短剑，走出庭院，正想比划两招。

突然间一阵雾气吹来，还带着酒香，敏感的小千猝有所觉：“酒气？”想及自己十余天来未饮过酒，喉头就痒痒的，吞了口口水，已贼样贪婪地道：“一大早的，是哪个死家伙在吊我胃口？”

话未说完，一把短剑已打向左侧枫树，树叶晃动，飘落数片，又已恢复宁静。小千已啊啊自嘲一笑：“乱打竟打不着，反应错误。”

他只见着枫树隐秘，就发剑打去，根本未想及是否有人藏身，就发了剑，现在没人了，他只好瘪样地掠身将短剑抓回手中，反身飘落原位。

“没打着，照样能找到人！”他狡黠一笑，马上啸出声音，想叫小貂儿出来帮他的忙。

突然间右屋顶传出急切声：“小门主且慢，咱们有话好说。”

现身的是苦恼大师，他已赶至此地，头上还是热的直冒气。

小千惊诧道：“是你？”笑声又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给你送酒！”苦恼早就有备而来，马上丢出一酒葫芦，已掠身而退：“请借一步说话！”说完隐没。

小千接过酒葫芦，心头一爽：“有酒万事通，我倒要看你能跟我谈什么鸟事？”

一个腾身也追向苦恼，在空中就拔开酒塞，先灌两口再说。

掠过一小丘，苦恼大师早已在一株大树前的盘旋树根坐下。小千追向他身前三尺，方自停步，谑笑道：“怎么？怕老婆大和尚，你那另一半今天放你的假，出来偷吃腥，是不是？”

苦恼大师苦笑道：“不谈她，现在我们男人的事。”

小千邪笑道：“我很怀疑你是不是男人？”

苦恼大师轻捻了几下唇边稀疏白胡，嗔道：“胡子都长出来了，你有什么好怀疑的呢？”

小千邪笑道：“长胡子不一定是男人。我是说你怕老婆怕成这个样子，已超过男人所能忍受的限度，你可算是超级男人了。”

想及上次华山论剑，被人拉着耳朵回去，苦恼就窘困非常，然而这种事怎能承认？他极力否认：“我不是怕她，我是让她，我们根本没结婚。”

小千呵呵笑道：“还没结婚就让成这样子，那结婚就更不必说啦，你就要变成超级男人，走路都用滑的。”

苦恼苦笑不已，看来自己是有理说不清，超级男人是当定了，不过她仍感到不解，问道：“为何超级男人，走路都用滑的？”

小千回答的很绝：“跪算盘啊！”已谑笑起来：“保证你一天跪两天份，永远起不来，干脆在膝盖装上算盘，只要翻过来，就可滑行无阻，出门还可以省车钱呢。”

说完，他已憋不住地捧腹哈哈大笑。

苦恼更形窘困，陪着窘笑。

小千又嘲谑道：“说不定你老婆还可以搭便车，如此夫唱妇随，车钱省的更多，不出三年你就发了。”

苦恼苦笑道：“我看你也装上算盘，我们俩一起营业，发得更快。”

“对，对，妙招！”小千拍手直叫好：“看不出你满有生意头脑，想不让你发都不行！”他笑的更逗。

苦恼叹笑道：“恐怕届时，我一天要跪上三天份了。”

小千道：“怕什么？反正吃亏就是占便宜。”呵呵谑笑道：“多吃几次亏，便宜不就占回来了。”

苦恼大师直叫：“苦恼啊！”只有猛喝酒以解困境。

小千谑逗够了，才坐了下来，邪邪笑道：“问道：‘你怎么溜出来的？又骗你老婆，去办重大事情？’”

“我没有骗！”苦恼道：“此次真的有重大事情。”